

YAN MING FU  
HUI YI LU

# 阎明复回忆录（一）

阎明复 著



人民出版社

YAN MING FU  
HUI YI LU



# 阎明复回忆录 (一)

阎明复 著



人民出版社



閻明復

# 自序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我想做两件事，一是为发展慈善事业做点事情，二是写写回忆录。

写回忆录的初衷是，作为中办翻译，我曾在伟人们身边工作了十年，亲历了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冷战的过程，想把那些历史事件真实记录下来。在回想和思索中，我感到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导致中苏关系变化的国际大背景，还有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阶级斗争的人为激化，“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等等。

这样，我的笔就没法停下来，从中办十年又写到“文革”的那些日子。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之下，我和父亲便被关押到秦城，几年间家破人亡。这不仅是个人的噩梦、家庭的噩梦，整个国家都在经历着一场浩劫。

写到家破人亡，就回忆起那些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想起我的童年、读书、成长……往事接踵奔涌而来。从“九一八”开始，我们东北人随着日寇的入侵，到处流离失所，国恨家仇，没齿难忘！抗战岁月，父亲身边那些隐蔽战线的亲朋好友置个人、家庭的命运于不顾，毅然决然献身祖国解放事业；东北解放区，白山黑水，冰天雪地间融融的师生情谊；红墙内外，伟人、同事跌宕起伏的戏剧人生，执着顽强的理想追求，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无不令我感慨系之。回首往

事，倍感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必然相互交织，相互融入。

如今，我已经八十多岁了，这几年免不了时有患病，幸有家属津利、南南精心照顾，每天能坚持散步、游泳，感觉自己记忆力还清晰，思维也不迟钝。一边回想往事一边记录的过程，使我获得了饱满的情绪和积极的心态，去更客观地对待历史，更乐观地看待生活。精心收拾起过去的岁月，想来是很有意义的。

阎明复

2013年11月11日

# 目 录

CONTENTS

阎明复回忆录

## 我的少年

- 4 / 出生
- 4 / 家人
- 6 / 北平——我的出生地
- 13 / 南京趣事
- 16 / 重庆岁月
- 16 / 重庆村十七号
- 21 / “阎家老店”
- 24 / 周伯伯原来就是周恩来
- 25 / 难忘的巴蜀小学
- 30 / 重庆大轰炸
- 35 / “南开”往事
- 40 / 抗战，抗战，抗战！
- 42 / 为和平民主而斗争
- 45 / 跋涉在回东北的旅途上
- 45 / 别了，我的第二故乡重庆
- 47 / 沿长江而下到上海
- 49 / 大海呀，大海！
- 50 / 从天津到东北
- 52 / 穿行在东北大地上
- 56 / 我的父亲阎宝航

- 57 / 代号“阎政”
- 58 / 从基督教徒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 61 /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 66 / 《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
- 76 / 怀念、肯定、召唤
- 81 / 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

## 我的大学岁月

- 89 / 短暂的团聚
- 92 / 东北大学
- 92 / 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 94 / 学了两门课
- 95 / 不应该这样斗来斗去
- 97 / 哺育我成长的“哈外专”
- 99 / 刘亚楼校长
- 102 / 校长和老师
- 107 / 我的二哥
- 115 / 同窗岁月

## 见证历史：全总七年见证中苏友好

- 127 / 生活中新的一页
- 131 / 俄文翻译室：和苏联专家在一起
- 131 / 第一批苏联专家
- 143 / 第二批苏联专家
- 144 / 第三批苏联专家
- 151 / 新生力量
- 155 / 人民防空：苏联的经验

- 167 / 频繁的国际交往：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氛围
- 167 / 首次出国
- 170 / “友好列车”
- 173 / 中国工会访苏考察
- 181 / 结缘南斯拉夫
- 187 / 回访“标新立异”的南斯拉夫
- 195 / 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
- 204 / 走一路辩论一路
- 215 / 访南印象
- 225 / 随领导人出访
- 225 / 随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 226 / 我见到斯大林
- 241 / 随赖若愚参加苏联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 246 / 陪李富春访苏
- 265 / 随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六国
- 306 / 全总的两位主要领导人
- 306 / 我所知道的李立三
- 315 / 赖若愚的遭遇
- 327 / 我在全总工作七年的体会：苏联专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贡献

## 见证历史：中南海十年见证中苏关系之变迁

- 331 / 中办翻译组的成立
- 331 / 我接了师哲的班
- 334 / 慈禧迎宾的“后殿”成了我们的办公地点
- 336 /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 339 / 翻译组的工作

343 / 这里绝不是保险箱

345 / 1957：中苏蜜月

345 / 第一次重大外事翻译：伏老访华

365 / 苏共中的“反党集团”

380 / 1957年莫斯科会议

437 / 1958：内外政策大转折，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437 / 发动“大跃进”，赶超英美

440 / 《和平和社会主义》杂志创刊会议

442 / 苏中联手批南

445 / 随陈云赴莫斯科参加“经互会”和“华约”首脑会议

449 / 头脑发热的年代

453 / 翻译组陆续编译：关于苏联的“赶超美国”

455 / 关于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

470 / 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516 / 炮打金门明显地给中苏关系投下了阴影

518 / 赫鲁晓夫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

522 / 1959：中苏同盟裂痕进一步加剧和公开化

522 / 苏共二十一大，拟取消“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523 / 随朱德访问波兰、匈牙利两国

526 / 苏联单方面撕毁“核援助”协议

527 / 中印关系和西藏问题，苏联迫不及待地指责盟友，  
公开中苏分歧

530 / 赫鲁晓夫再次抨击人民公社，毛泽东反应强烈

534 / 中苏裂痕逐步加剧

# 我的少年





我的祖籍是东北辽宁海城。据大姐说，我家祖上是从山东一带往东北遣民时，从关里遭到东北的。祖父阎成德生于公元1855年，卒于1937年；祖母董氏生于公元1862年，卒于1924年。祖父和祖母住在海城县牛庄北小高力房村，位于太子河畔。祖父母都是善良的农民，育有三女六男。父亲阎宝航生于1895年，字玉衡，排行老四。祖父家境并不好，以辛苦务农劳作为生。祖母董氏娘家较富裕，家里有馆，家雇佣人，祖母识字，高个，方圆脸，白白净净，不多语，父亲的相貌似祖母。

父亲靠自己的努力读完高小，考入东三省最高学府奉天师范学校<sup>①</sup>。19岁那年跨出家门，离开了海城老家。数年后又跨出国门留学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研究院。海城的老家我在任职统战部时曾去过，阎家老坟就在太子河畔的对面，依稀可见我的祖先安葬的地方。

我的童年是跟随父母亲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因为父亲在那个年代的特别经历而辗转几地，从北平到南昌，从南京到重庆，一些童年往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随笔而至，也是那个战乱的年代留在这代人生活中的痕迹吧。

---

<sup>①</sup> “奉天”即现在的沈阳。1913年父亲入师范学校时的学、膳、宿、杂费一律全免，1918年完成五年本科。——作者注

## 出生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腥风血雨的年代。出生时的情况是家人后来讲给我听的……

### 家人

我的父亲阎宝航和母亲高素桐<sup>①</sup>育有六个孩子，我排行老六。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和蔼可亲，朋友众多，但整天忙忙碌碌，常不在家，很少过问我们的学习和成长。在北平，三岁幼童的我对爸爸几乎没有印象，儿童时能记得的是，跟着爸爸从北平到了江西、南京，爸爸当了“大官”。后来在重庆近九年，渐渐懂事了，有些少时和爸爸在重庆的事情还记得起来。成年以后才逐渐对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我童年记忆中爸爸那些众多的朋友，不但有莫逆之交张学良及其密友、国民党要人、社会贤达和西方友人等，而且有周恩来等中共党的重要领导和战友，东北救亡组织核心成员等等。爸爸整日忙碌，早期开办奉天贫儿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更夜以继日地工作，和东北爱国志士一起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发动社会各界抵御外侮，支援东北当局的抗日外交斗争，还联合东北知名人士促蒋抗日。然而，父亲极少同家人讲他的工作情况。

我的母亲高素桐，为人善良，豁达开朗，十六岁同父亲结为夫妻，是父亲一生忠实的伴侣，同父亲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sup>②</sup>。我们六个孩子中有四个：大姐明诗，二姐明英，大哥明新，二哥明智，先后在1937年、1938年和1939年去了延安，投身革命，只有三姐明光同我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同上一所学校，朝夕相

① 母亲原名高素桐，1947年，父亲为她改名为高素。——作者注

② 抗战胜利后，姐妹兄弟中又有了小弟弟阎佳林。——作者注



“全家福”。前排左起：二哥阎明智、妈妈、阎明复（中坐）、三姐阎明光、爸爸、大哥阎明新；后排：大姐阎明诗（左）、二姐阎明英（右）

处，亲密无间。

在我出生之前，母亲还生了一个女儿，十分聪颖可爱，是全家的宠儿，大家都叫她“小美丽”。后来她患上肺炎，当时也没有什么特效药，虽送到医院抢救，但仍过早地夭折了。大姐回忆说，全家都十分伤心，爸爸和妈妈痛哭流涕。那天晚上，妈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天使把“小美丽”抱走了，对她说小妹妹不是你们的，这个小孩才是你们的，说罢就把一个又黑又丑的男孩塞到妈妈的怀里。大姐说，妈妈思儿心切，所以夜有所梦。那个又黑又丑的男孩也许就是后来生下来的我吧。

## 北平——我的出生地

或许我本该出生在沈阳。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但改变了我们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我来到人世的“落脚”之地——我生在了北平。妈妈是怀着我，从沈阳逃难到北平的。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父亲就是东北民众反日斗争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一直从事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占领沈阳，下令以重金悬赏捉拿我的父亲。爸爸于事变几天后即与卢广绩、金哲忱乘小汽车离开沈阳赴北平，以避敌人的通缉和追捕。日本鬼子抓不到阎宝航，就要抓阎宝航的家属。日本鬼子进城的那天，天还没有亮，母亲就带着姐姐、哥哥出城逃至沈阳东郊教会办的坤光女子中学暂时躲避。当天夜里，父亲的好友赵松涛就把我们一家用马车接到皇姑屯，搭最后一列火车到北平。我母亲带着五个孩子，身怀着我，在好心的赵叔叔帮助下，逃出日本人的虎口。

大姐阎明诗在1990年1月23日的来信中，对当年的情景有如下的回忆：“日军进城时，老百姓纷纷出城避难，我们家也是天不亮即出城逃至沈阳东郊教会办的坤光女中暂住。妈妈带我们从沈阳逃出，是爸爸的好朋友赵松涛在夜间把我们从坤光女中用马车接到皇姑屯，搭乘最后一列火车到的北平。”

那时，母亲怀着我已经八个多月了，带着还年幼的姐姐、哥哥挤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当时，火车上拥挤得像个闷罐，14岁的大姐一边帮助母亲照顾两个哭嚷着要躺下睡觉的弟弟，一边让妈妈靠在自己的怀中休息，以避免怀着孩子的母亲被人挤着。

火车咣当咣当地行驶到半路，我们一家人所在的车厢被卸了下来，说是为了减轻负载，要不然整列火车就开不动了。当时已是夜半更深，一车厢人在荒郊野外等待，听到有火车驶来的声音，大家就举着火把呼救。最后离开沈阳的一列火车终于把我们这节车厢挂上，才开到北平。

到达北平后，听说我们之前乘的那辆火车中途遭遇土匪抢劫，人们随身携带的财物被抢劫一空，还有许多人被打死打伤。当时已经很懂事的大姐就想：这可是老天保佑！

帮助我们一家人逃离沈阳到北平找父亲的赵松涛，那时是佳良钟表行的经理。赵伯伯带着我们一家到北平之后，才知我父亲已经赴上海参加抗日活动去了。赵伯伯对姐姐、哥哥们说：“你们的爸爸不在北平，我就供养你们，供你们上学。”当时一家人就暂时住在赵伯伯北平的家里。临近我出生的时候，赵伯伯替我们一家人在北平东城翠花胡同租下一处带有一个狭长小院的房子。据说这房子是明朝宦官魏忠贤掌管的皇帝侍从锦衣卫曾经的住所，房子门窗都是雕花隔扇。因魏忠贤杀人如麻，所以北平当地人多不愿租住那里的房子。我们一家人住着三间房：上屋、里屋、外屋。我就出生在里屋，姐姐和哥哥住在外屋。家里当时有一个保姆，在东厢房居住。那时，我们还一直没有爸爸的音信。

“九一八”事变那年11月11日，我出生在北平。我出生的那天夜里，天气比往常更加寒冷。大姐感到母亲不像往常那样了，疼痛得无法入睡，就顶着刺骨的寒风跑到赵伯伯家里求援。赵伯伯和请来的产科大夫一同急忙赶到我们家。

据大姐明诗给我的信中回忆：“当时，爸爸正在上海参加‘一·二八’抗战的爱国宣传救护慰问工作。我们到北平后，妈妈临产在即，爸爸在上海又无音信……记得你临生时，天气已十



儿时在北平留影

分寒冷。我去赵伯伯家求援，赵大妈请一位妇产科大夫来咱家。妈妈已39岁，产程很难，且已夜深，我带着弟弟妹妹在外屋流泪，都已困倦不堪，赵大妈让我带着弟妹们先到他们家去住。第二天我回家探望，才得知妈妈生了一个小弟弟，是黎明前鸡鸣丑时生。”

大姐在来信中十分感激赵伯伯、赵伯母舍命救我们全家的善举，说他们一家对朋友从来都是至真至诚，还在信中对我说：“你可能还记得，后来我们搬到大喜胡同时，赵伯母还来串过门。她人长得非常漂亮，是专程从天津到北平来看我们的。”还说到，赵松涛伯伯非常孝顺，其老母90岁去世，他总是自悔没有照顾好母亲，清明节给母亲上坟时，哭得晕倒在地。

关于我的出生，还有一段笑而了之的趣闻。大姐明诗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你落生以后，啼哭不已，妈妈的眼睛都熬红了。有一天夜里，有人经隔壁邻居房顶时喊：“借道！”就是告诉邻居不偷他们家，仅借走一趟。然后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跳到我们院子里，站立在上房廊檐下。因为我不断啼哭，妈妈没有睡，听到了这一切，大声在屋里说道：“孩子这么哭，你连口水也不给倒！”好像是说给自己的男人。随即，妈妈就起身用水壶往痰盂中浇水，似有男人在家。贼人伫立在窗外，没敢下手拨门，只好到东厢房把保姆李嫂的衣物席卷而去。李嫂那天刚好请假回家去了。第二天，妈妈叫大姐到院子里查看，发现墙根下有一双大脚印，这是贼从房上往下跳时踩的大脚印。住在东厢房的李嫂，除了一个围裙外，所有东西都被偷走了，事后听当地人说北平的贼不偷围裙。我们赔偿了李嫂的损失，李嫂觉得晦气，辞工离去，家里的活从此由大姐帮助照料，包括侍候妈妈坐月子。

大姐在信中说：“你快满月时，家里大门外，来了一个化缘的老道，在外面不断敲木鱼，我跑出去开门，他说：‘不化金来不化银，只因你家添了一个小后生，日夜啼哭，我送来一道符，夜间点了，自能安睡。’我问他：‘你该不是骗人吧？你要些钱花，要些吃食，我进去给你拿，不要这个符。你在这儿等着。’说罢往回跑。他叫住我：‘你